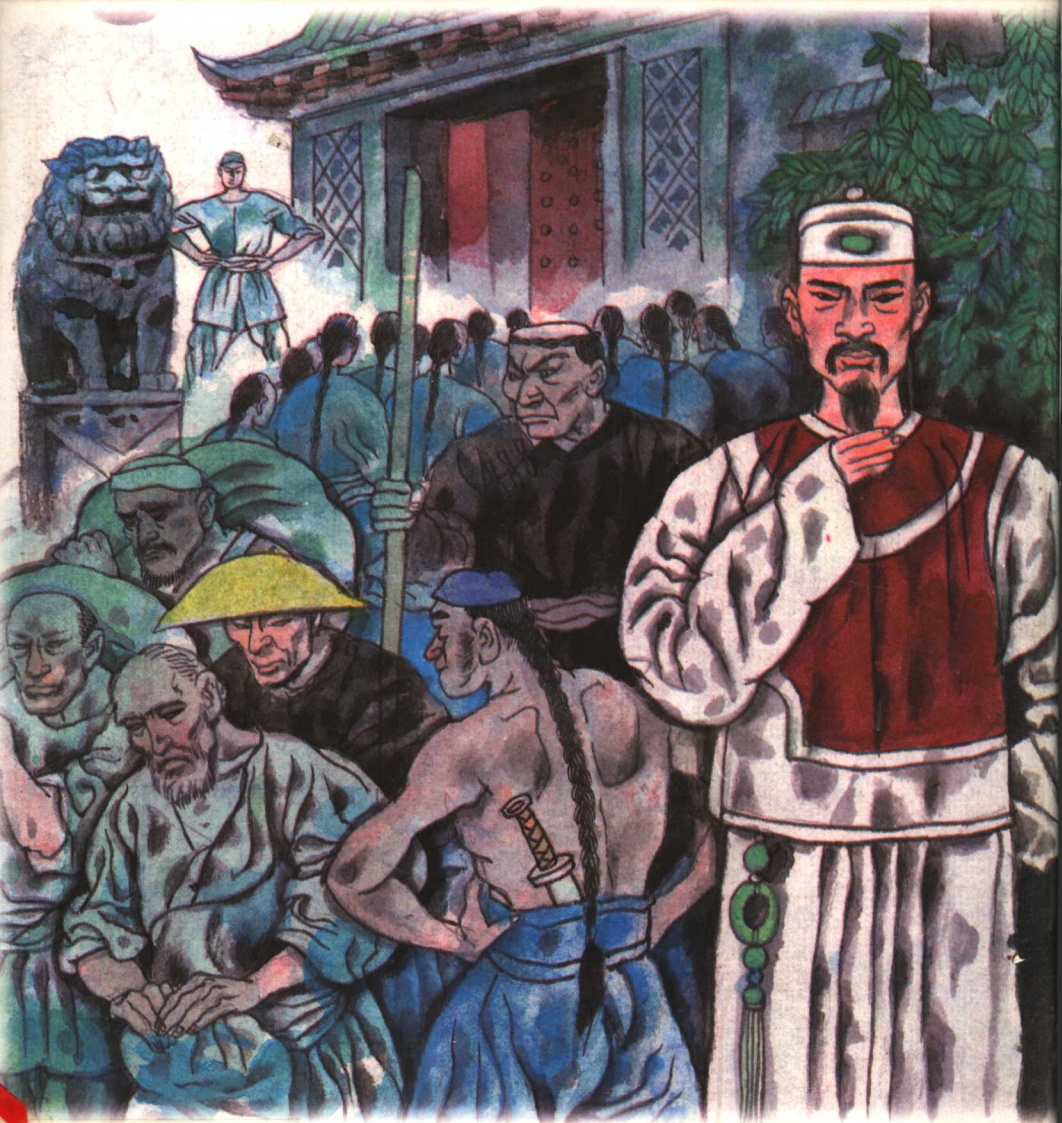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



•神州光复志演义(下)

貳拾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中国近代珍稀本小



「神州光复志演义（下）」

一九九七年·沈阳

听涛馆主人 著

神州光复志演义

(下)

钟林斌 潘常静 校点

第六十回

范传甲舍身就义 黄树中制弹被伤

却说成基将兵士遣散后，只身独行。暗想道：“方今举行秋操，兵将都集于河南，端方、荫昌尤为我的公敌，我欲前去探探他们举动。”遂长走到河南，打听秋操消息，都已散归了。再到归德，想在河南省中，结些同志。忽官府有悬赏告示贴出，抬头视之，说道有人拿获熊成基者，赏洋一万元。成基转身疾走，知河南不可匿迹，遂向山东而去。时戊申十一月也。但成基事虽不成，心中犹念念不忘。沿路且想且走，不知宋玉琳、范传甲、李朝栋三人，究竟如何下落。到了山东，专探安庆消息，满想玉琳、传甲等人再见有期，成我大志。一日遇着一位同志，从安庆来，问玉琳等人祸福，同志对曰：“玉琳已遁，传甲与朝栋俱死。成基仰天痛哭曰：‘亡友亡友，汝竟舍我而去乎。’含泪问传甲死事，原来传甲谋刺余大鸿未成，被捉监于狱中，狱卒敬重传甲之为人，欲将他私行释放，谓传甲曰：‘公等在天下，如日月之经天，光被四海，人皆仰之。天下可无我，不可无

公，请公即去。如官府加罪，我自任之。”传甲慨然曰：“今不幸事败，吾党死者累累，传甲义不容独活，尔既如此相爱，当劝我死，不当劝我不死，以陷于不义。请与尔约，以两点钟为限，吾欲回家一行，摒挡家事，事毕当来就死。”狱卒涕泣曰：“公等视死如归，我又不能强公不死了。”遂将镣拷释去。传甲叩头曰：“尔许我死，正尔爱我也。”狱卒趁黎明时，将狱门轻轻启开，又戒之曰：“须换一身衣服，才可出去。”传甲大悟曰：“然则只有向尔相借。”狱卒曰：“我衣尽在此身，与公掉换穿着如何？”传甲从之。狱卒尽将自己衣服解下，交与传甲。传甲之衣，给与狱卒。于是传甲扮了狱卒出门，狱卒扮了罪犯，自上镣拷，静坐狱中，将门依旧闭好。过两点钟后，有足声从门外来，推门而进，果然传甲转来。狱卒惊叹曰：“千古以来，如公之为人，真不可多得。”各将衣服解下，复换如旧，传甲坐狱中，颜色扬扬，无异平时。只想起玉琳、成基两人，真难放下心头。但愿两君无恙，我虽死无恨矣。过了数日，狱卒含泪进谓曰：“公将就义，不能常侍左右了。”传甲欣然曰：“匹夫被戮，天下常事。所难得者，黑狱中，还有光明磊落，如尔之为人，亦我一身结局之快事耳，尔何哭为，快扶我去。”狱卒扶出，既绑好出署，临刑只见传甲仰天俯地，慷慨而前。忽闻人丛中，哭声噉然，抬头远视，乃宋玉琳也。传甲怒目而视，高声叱之曰：“我死不得已，尔不去，来此何为，幸自郑重。”玉琳不忍遽去，亲见传甲就刑，然后痛哭一场。人皆以为兄弟，玉琳遂逡巡遁去。数日后，听说朝栋归营，玉

琳劝令速去。朝栋曰：“安庆府者，是我流血之地也。所难堪者，尚有六十余岁之老母在，又无兄弟。然我已舍此身于天地间，是天下之公物。为公而死，其他可不顾也。”玉琳赞叹而去。忽有侦探入见，自言姓毕，名大怀。一手将他拿住，朝栋厉声曰：“汝动于清吏之豢养，化为侦探，来索我头乎。快同去，快同去。”两人直至巡抚衙门。巡抚朱家宝坐堂讯问，朝栋直认不讳；并宣布起义本谋。供毕，大骂家宝曰：“汝非汉族之子孙乎？甘为满奴，害我同族，汝直人道之蠹贼耳。”讯毕，当即遇害。且说玉琳遁去后，壮志未伸。忽来安庆再图大举，事恐被官吏侦知。正值城中大考优拔，往来考客十分拥挤。想道我若混入考客中，人不疑我。遂找了一所旅馆，名曰同安，住下报名入场。原不望他取中，考毕，客皆散归，玉琳恐不能久住，日想觅一匿身之地，竟无善法。一日过街上，见有招考学生广告贴出，近前细视，乃高等巡警分校，欲招新班生。玉琳默记心头。回馆后，向同馆旅客，问该校几年可以毕业，客告之曰：“该校流品素杂，人皆不屑投考。玉琳想道：“我岂真欲入学校乎？”对客曰：“我也不问流品如何，只要是学校，我总去的。”乃决定主意，投考进校。晚间，仍宿旅馆，召伙计告之曰：“我住尔馆已一月余矣，前回因考试而来，为日有限，是以宽费几钱，检这间清洁房屋。今久住尔馆，只求价廉，不论如何房间都可。伙计曰：“低下的尽有，恐不合尊意。”曰无妨。于是领到一所房间，虽是狭小不堪，如勉强住之，也可。遂将行李搬过，玉琳昂然安处，虽环顾四壁，

形单影只，心地总觉磊磊落落，绰然有余。乃于楼楹自题一联曰：

危楼无下士

矮屋有高人

且说玉琳忽闻革军在广东钦州马笃山起事，便打动自己心事。仔细探听，原来革命军自上半年河口败后，再图大举。军中一位总司令，就是黄兴。乘土人抗捐起事，毁署戕官，势甚汹汹。两广总督立派新军一标攻打，一将先来慰劝，就是标统。这位标统，原来是那年与吴樾遇于北京。粤督知其才，聘请到粤任用。人人都知他是个大名鼎鼎的赵声，听他向党人慰解曰：“事未可为，土人之气易馁，不足恃也。”党人感其言而散。土人失了首领，也分路逃去。赵声登时被人识破，有人向总督密告，说他与革命党相通。声闻之，急逃新加坡。官府悬赏五万金，密派侦探穷缉。玉琳听了这番消息，知革军在广东必有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业。不待巡警毕业，特往两广军营投效。遂整装到上海，遇着两位同志，一名莫其匡，一名张歧山。自言皆尽力革命事业，与黄兴交厚。玉琳因言革命之事，彼此宗旨相合，愿与黄兴一见，请二人介绍。二人曰：“黄兴在香港，吾将与君同往。”玉琳欣然从之。既到香港，见兴，遂许入党。

且说这时黄兴在香港，专料理中国内地，海外之事尽归孙文调度。因从前失败，或为弹药缺乏，或为兵马薄弱，如今再图大举，须用擒贼擒王之法，必先攻打省城，杀害

督抚，与同党再三密议，均赞其计。遂通信到新加坡，教孙文预备暗杀团，将在广州起事。那时新加坡炸弹队，练习渐精，且待后话不题。再说黄树中受同盟会委任为革命军西部首领，正想入四川谋大举。布置既定，先赁密室一所，专造炸弹，以编炸弹队。因新入队者，不懂掷弹方法，树中列队教练。领到山谷中，先取一弹，亲自试验。只见树中取了这弹，将手稳稳举上，疾趋数十步，对准前面大石上，那手稳稳放下一掷，轰的如雷一声。其声未绝，树中已飞步而跑，远远在数十步外。回头猛视，石块已炸成齏粉。原来炸弹一物，其药随用随装，装好后，执弹之手，只可向前直去，如举手稍后，弹内摇动，立刻炸在手上。如既掷出，一声爆炸，能飞步跑转十余步，自己才得无患。树中个个如法教练，那知有一粗心人，取弹将手舞起，向后一摇，立刻炸药爆发，树中急忙远走，已受重伤。回视数人，竟四肢分裂了。急令收队速遁，树中带伤到病院。医治未愈，机事已泄，官吏都知树中为首领，同人纷纷被捕。树中幸亏速走，得免于祸。且说树中走汉口，路上风声日严，竟难行走。原来广州党人，又有失利之事，乃倪映典反正不成也。映典服官广东，慕徐锡麟、熊成基之为人，有志未成，这也搁起不题。树中听了这番消息，想道同盟会，又欲在广东举事，我且到日本探听实信。遂到东京，见汪兆铭曰：“广州之事，何日为期。”兆铭曰：“广州已归黄兴主持，他已受本会委任，为钦廉首领。我只管民报事务，做些锋锐文字，遍行国内外。各大吏虽禁贩卖，然输入香港者，仍不绝。”

树中又问何日回国办事，兆铭笑对曰：“莫说回国，我已断了家乡了。”树中急问何为，对曰：“吾在此学法政毕业后，前粤督岑春煊托家兄兆镛，转来相委，教我返粤筹办广州法政学堂，我覆兄函言，士各有志，不必相强。并声明已出汪族，日后有革命举动，与兄弟无涉，请家属存案。家兄面覆春煊，春煊笑而颌之。”树中忽然不悦曰：“吾方过汉口，闻倪映典又失败，吾辈事难成功，如何是好。”兆铭奋然曰：“为何不成，我自有法。”问有何法，对曰：“暗杀耳。”树中大喜曰：“请自我始。”乃辞别兆铭回到上海，闻说端方将出北京到汉口，探准日期，窃喜道：“我如许炸弹，不患无抛。掷之地矣。”急带弹壳炸药，坐长江轮船到汉口，先住下客寓，将炸弹紧紧藏好，然后四出探听，等了多日，端方竟不来。再去探听，方悉已绕道到别处去了。树中志不得达，好生懊闷。乃写信到东京，告以如此如此，请他定个进行主意。兆铭回信转来，说道：“此处民报被日本警察干涉，禁止发行。今决意回国，与君实行暗杀，请君即在汉口等候。”树中见信静待，暗想道：“吾党所痛心者，满政府之腐败，绝无希望，如不急起图之，瓜分之祸，尚可问乎。载澧摄政以来，亲贵日横。重要职位，汉人十无三四，显系汉满不平等，尤排汉之铁证也。古人云，擒贼必擒王。端方、铁良虽吾党久所甘心，但以后举动，不屑措意此辈。”左思右想，主意略稳。过了数日，兆铭只身赶到，谓树中曰：“起事必在汉口，暗杀何必定在上海。”树中亦曰：“我久有擒贼擒王之想耳。幸公有以教我。”兆铭曰：“我意除北京外，

皆不必去了。”树中喜其计，便问到北京，以何处为根据。兆铭曰：“何处为根据，实难预定，不如先在客栈住下，然后随机行事。”树中曰：“吾有一友，向在琉璃厂，吾可暂借其地。”兆铭然其言。遂坐京汉火车，直达北京去了。且说两人记得熊成基失败后，久无下落，顺路探听，仍无消息。兆铭猛然大悟曰：“去年吾党中来了一个新会员，名宋玉琳，当初与他同谋，后与他分手，曾对人言成基已走榆关一带，前往东三省。但是久无信息，生死已不可知了。”既到北京，只见留学生之足迹，遍地皆是。想道此辈人在此何为，原来时近四月，举行廷试大典，留学生将要登瀛洲了。兆铭说句尖话道：“满口志士者此辈，热心利禄者，也是此辈。何留学生之心思善变乎？”又叹口气道：“看他们还有几年官做乎。”遂将行李搬至虎坊桥大街，找了一所广东客栈，名曰泰安栈。时已庚戌三月下旬也。正是：

久把笔锋磨百炼，入燕欲斩佞臣头。

不知两人到了北京，将来作何举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汪兆铭潜身北京城 熊成基被逮哈尔滨

且说兆铭与树中，既往泰安栈住定。连日游览，探得载澧摄政以来，早出晚归，必过地安门，听说沿路警卫极严。兆铭请树中同行内城，欲趁载澧路过时，察看一番。乃带纸笔等物，夜三点时出栈，进正阳门，大街电灯，烂若列星。转吏部街，绕皇城根，约七八里，进东安门，正是月落星散时候。进门少顷，电灯齐灭。回头东望，紫云数朵，捧着一轮红日，闪闪的光射西城。晓雾中有金碧层楼，高耸天际，黄瓦照耀如金。向那抬头直逼一望，有东华门三个汉字，已射人眉眼了。原来这处就是东华门，门外有朱栅一行，为官民下马之地。不上半刻，马车云集栅外，下车进城，都是红顶花翎，一般军机大臣，及值日部院堂官。惟载澧之车迟迟未到。兆铭便问旁人曰：“摄政王已进东华门乎？”那人曰：“约八点时可到。”树中便取表一看，才六点钟。欣然相谓曰：“载澧既从地安门过来，且往视之。”遂携手缓步而行。马路平坦清洁，为全城冠。两旁巡警鹄立，

岗位极密。再转东北角，约有二三里遥，有亭台林木，耸立山巅，与马路只隔一层禁城。兆铭长叹道：“崇祯帝有灵，当助我汉族子孙，光我汉族邦家。”原来这处是崇祯帝殉国之煤山乎？江山不改，风物各殊，匆匆二百年来，已改名为景山了。”正悲感欲泣，忽前面尘头起处，有马队疾驰而至。急忙避上便道，待马队过时，移步近前，有绿呢四轿随其后，行人皆低声曰：“摄政王上朝也。”兆铭低头向轿中一望，瞥眼闪过，正是年方三十左右的美少年。因在载湫丧服期内，只穿元青褂子。待轿抬过，再向北行二里许，有层檐高矗，朱门五间，视其匾上汉文，曰地安门。出门商店林立，热闹无异外城。过桥当路有钟楼鼓楼，高逾十余丈。再西向前进，市面渐冷，车马稀少，两人道旁息足，问摄政王府邸何在，有人指西北角告之曰：“向这条路去便是。”两人依路到府前，见门外警卫森严。遂看一周，转身由原路回来。一路细看形势，只有离地安门外大桥边，却是行人稀少，地面空阔。兆铭默记心头，将道路方向，林木房屋，一一画于纸上，怀之而归。是晚两人屑屑索索，密议多时。自此往来地安门外，无日停息。树中又在玻璃厂，开设一片照相馆，馆中来来往往，并无一定，大略都是同志好友。约费数月工夫，只见与兆铭奔走四处，不知所干何事，从未有人窥破。

一日京城忽传贝勒载洵，在哈尔滨被刺。兆铭与树中听了十分诧异，想道：“我辈同志足迹遍天下，从未有人在东三省举事。此番载洵被刺，虽不知谁人所为，必是同志

无疑。四出打听，有说是石姓的名叫往宽，一个姓喻的名叫培伦。兆铭仰天细思，记得同盟会，并无此等人物。于是发信调查，正忙碌间，忽有客叩门而入。视之乃姓周名之贞，顺德人，少有侠气，常经商到南洋，毁家助革命事业。兆铭促膝交谈，十分投机。便问君从何来，告以从香港到此。兆铭又问：“君知会员中，有石往宽、喻培伦两人乎？”曰不知其人。兆铭曰：“余得秘密消息，说道哈尔滨刺载洵的，就是这两人。”之贞接口对曰：“是也。然还有一人，你道这人是谁，就是戊申年，在安庆起事之熊成基呢。”兆铭恍然大悟，记得成基，后来出榆关，往东三省，不道他竟在哈尔滨举事的。兆铭待之贞辞出，仔细打听，原来成基出榆关时，正值英国皇帝加冕，各国都派驻京公使，为庆贺专使。清廷欲联络邦交，格外优礼，特派贝勒载洵为专使，驰往英国庆贺。那时出洋路程，坐京奉铁路火车，绕东三省，中间有个俄国大商埠，就是哈尔滨地方。再由哈尔滨出西伯利亚，直达俄国京城。成基稳记心头，预料载洵回国，必定仍过此路。乃在哈尔滨住了两月多，与石往宽、喻培伦同谋，趁他归时，将他刺死。不料事机漏泄，突被巡警捉住，解至吉林省。当下载洵命巡抚讯问，成基对问官曰：“吾生平磊磊落落，言无不吐，既承明问，直书胸臆以答，遂振笔疾书，其词曰：

推倒野蛮专制之政府，重行组织新政府，俾我同胞，永享共和之幸福，以洗涤我祖国历史上莫大之耻辱，此革命宗旨也。

满人自吞我土地以来，待我汉种人手段，异常阴毒。入关之初，杀我人尸骨已积成一大地毯。盖于中原之全部，鲜血已积成一大红海。满于支那之本部，当地称为白骨山，红泽国，殆非虚语。然最惨者，惟我扬州，满兵入城连杀十日，靡有子遗。扬州如此，他处可知。其后历年来，待我汉人之尤阴毒者，历举如下：

一、海陆军权，不与我汉人也。自满人入关以来，二百余年，兵权专属于满人之手。偶有不肖汉人，残杀同胞，图媚彼族，如曾国藩等，而彼必仍派满人官文等，从中箝制之。即如近年来，创设海陆军，关系何等要重，彼果有改良军事之意，中国之大，岂无人才，如彼所派管理之员，如载洵、载涛、铁良等，何尝稍有军事上之知识，而彼利用之者，诚不知其是何居心。

二、政权不与汉人也。从前各行省，督抚监司中，必有一二满人，暗行监督。而省会及边防险要之处，无不有其将军都统副都统监视之。近年利用中央集权主义，假意融化满汉，裁撤将军都统，试一观之，自改定官制以后，军机为枢密重地，而奕匡领班，外交为联合机关，而那桐用事，财政为办事之母，而载泽当权，资政为议院之基，而溥伦尸位。其他如民政部之用善耆，农工商部之用溥颋，理藩部之用寿耆，法部之用廷杰，大理院之用定成，学部之用荣庆，无非满人。仅余无关重轻之吏、礼、邮传三部，委之汉人之手。岂真才智不相及欤，吾不得而知之矣。

三、不問我漢人之生活也。我漢人終歲勤苦，所得几何，罄其脂膏，不足供皇室之揮霍，而至疏且賤之旗丁，每月必給口糧，現至月餉不能久持，日為八旗籌生計，而我漢人之生計又如何耶。其尤甚者，一遇災年，僅予區區數千金之款，動侈謂深仁厚澤，抑知此數千金之內帑，系漢民之脂膏乎。其重滿輕漢之意，不待智者而後知矣。

四、不開我漢人之智識也。現在學堂，雖漸設立，而宗旨不正。不過以國民教育為目的，其所陶鑄者，非利祿之夫，即庸懦之輩。間有奇材异能，魁杰卓犖之士，必多方挫折之，使不得行其志。甚至農工最有益民生之學堂，亦不肯遍設。嗟我漢人，何堪設設耶。

西人常言支那人有四万万之多，竟為五百万之野蠻滿洲人壓制。二百余年，仍未恢復。此可見支那人之奴性，甲于各種人矣。苟實行瓜分，中國必不敢拒制。又聞歐西以一時受制于人，雖以海水尚難洗盡歷史上之耻辱，而我漢族受史上二百余年之耻辱，當如何洗之耶？

以上之理由，故有種族革命之決心。現在處於競爭之時代，強者存，弱者亡，人所共知。而我中國土地如此之大，人民如此之多，何以不能立于優勝之地步耶。要知月先暈而後風，础先潤而後雨。吾中國之所以弱者，由於政治不良故也。或云現在預備立憲，一經實行，則中國之病根，必可消除矣。噫！此乃不知

根本上之解决也。譬如常人生一病，徒以药敷其外，不肯将此腐败肉挖去，能期全愈乎。况君主立宪，乃特别专制之代名词，非人民得有参政权也。夫在未立宪时代，助政府压制人民，皆不过官府而已。设已立宪，反多各省之议员为政府矣。君主时代立宪议员，乃非禽非兽之蝠，则日入于兽类以买兽之欢，夜则入于禽类以骗禽之食。然谓为非禽非兽之蝠者，犹属良善名词。其实与御者等，不过为贵族执鞭策马而已。有以上之理由，故又有政治革命之决心。

综此两念，比较参观，种族革命开其先，尤必有政治革命继其后。何以言之，推倒满政府固为今日除一大障害，而政治不能改良，仍蹈数千年专制之弊，则虽以汉易满，亦未必彼善于此。吾同胞当知我今日之革命，不仅为种族问题，尤注重政治问题也。

讯毕，当即与石往宽、喻培伦绑出被刑。载洵然后安心上车，沿路不露声色。虽有官吏迎接，不敢骤见。终日如惊弓之鸟，回到北京，十分狼狈。乃见载澧哭诉，载澧道他在哈尔滨受惊，那知载洵，偏说在英国受了奇辱。说道英皇加冕时，各国专使，都有一定位次。只有我国独无，但排我在印度国之上，印度以下，都是四等国。英以四等国待我，教我如何受得下去。岂但失我国体，目中竟没有我中国了。言罢痛哭一场。数日后，上了一件封奏，略言此番出洋，自受污辱，触目惊心。以后总须将海陆军，练得精强，方可立国。载澧与军机大臣密议道：“我国陆军虽有，海军

未办，应设专部，筹办其事。”军机唯唯拟旨，当下发出。乃命载洵为陆军部大臣。正是：

只教亲贵专兵柄，不恤人言琐琐腾。

不知清廷受过这番羞辱，以后如何振刷精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